

孤露佳人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

七編



孤露佳人上冊

原名 Trevelyn Hold

英國亨利瓦特夫人原著 Mrs. Henry Wood

第一章

某歲之秋。百穀登場。田間禾藁芟除已盡。惟有叢根盤結隴岸。鷓鴣避人潛伏。根際隴畔。有一分界之欄。一瘦秀之童。坐於其上。年約十五。面韶秀。雙瞳瑩然。望而知爲聰慧。肘下懸一書囊。有書數冊。坐未久。卽探囊出石。投池中。噓口作聲。自鳴得意。

童子面村而坐。村曰拜布羅克。由此詣村。路有四。一爲欄前之路。沿池蜿蜒。直達村外。一則僻徑。在林薄中。天偶陰雨。泥便沒踝。餘二則爲孔道。距村二里有鎮。曰拜美斯特。倘由此詣鎮。不必經村也。此間植物繁殖。土壤至腴。而欄後四

五里外。則爲礲礲之煤田。煤田之旁。村舍鱗鱗。亦有廣廈。但較此間特雷芙林之宅。不逮遠矣。

特雷芙林者。老人也。雄於貲。今已沒矣。由木欄而左。橫過大道。其宅在焉。宅古而華。老人生時。與次壻查達威同居。沒後。遺產悉歸於查。更有一田莊。在木欄右。崇閣雖殺。而風景絕佳。此本來伊爾先人之產。質於特雷而佃其田。今亦爲查所有。來伊爾仍居莊中。來爲老人之長壻。此坐於欄上之童。則來之長子喬治也。

時則有一女童。出自村中。傍池而奔。且奔且號。足著破屨。一屨繫以破布之條。一則無有。女雖驟步。屨則時時脫落。奔不能迅。更有一童。較喬治爲高。從左飛奔而至。屹立池邊不動。俟女童至前。力揪其衣。阻不使進。童何人。則查達威之子克烈司也。卽向女叱曰。汝蟾蜍耳。祇能跳躍。尙欲疾行乎。女嗚咽而言曰。君

毋阻我。吾父將死。吾奉母命。向主人乞物。幸任吾行。克烈司曰。吾昨曾戒汝勿經此。尚有他路。恣汝行之。且謂汝偷不聽。吾必懲汝。使汝胆落。汝有何胆敢忤吾。令今既爲吾所見。不汝宥矣。喬治大呼曰。汝速釋之。克烈司來頗倉卒。未見喬治。聞聲回顧。始見之。意似爲其所懾。旋又緊握女衣。搖之不已。而此女童直如風中之葦。涕泗交流。回視喬治曰。君速使彼釋我。吾父僵臥於牀。氣息僅屬。吾母命我奔往汝家乞物。拯吾父也。喬治聞言。卽從木欄躍下。趨謂童曰。克烈司速任彼行。克烈司怒詈曰。吾禁彼勿行。與汝乞兒何涉。喬治曰。吾偏欲干涉其間。汝爲男兒。而欺凌女郎。眞懦夫也。速釋之。克烈司曰。汝呼我爲懦夫耶。吾不知懦夫二字。何解。汝殆自詈耳。言次。卽取土塊力擲。喬治之面。喬治躍避。略一舉手。而克烈司已仆。女童乃乘間而逃。喬治身材。雖較克烈司爲短。而勇敢無倫。既仆。克烈司仍屹立其前。以俟其鬪。

既而克烈司徐自地起。彼固頑劣。然其惡作劇也。必出之以詭。往往遙立向人。投石或立暗。陂潑水。濺人。迨爲人所見。則又狂逃而去。此時見喬治怒立不動。自揣已非其敵。遂垂手不敢用武。無怪喬治以懦夫呼之。彼乃謂喬治曰。汝毋凶狠若此。且視將來。汝能否不受吾窘。喬治嚶笑不答。仍坐木欄上。克烈司自拭其衣上之塵。謂曰。甚善。甚善。汝今日以懦夫目我。且仆我於地。吾當記之。於冊。喬治曰。任汝記之。吾從未聞欺凌女童之人。非懦夫者。克烈司曰。彼果復經此間。吾仍須擊之。吾鄉之人。未有無恥如此婢者。彼梗吾命。亦佳。殆欲試吾拳耳。吾任彼試之。喬治曰。彼有經此路之權。與吾相等。克烈司曰。吾謂彼無此權。彼卽無之。恐汝此後亦無此權矣。喬治曰。確耶。汝以何法奪我之權。克烈司曰。田雖汝產。然已質於吾家。吾父有言。當遮斷田間之路。不令人行。喬治恚曰。誰云然。誰云然。言次。狀頗急。烈聲震。克烈司之耳。克烈司大呼曰。吾父云然。汝耳。

聾耶。喬治憤憤曰：然吾耳聾矣。無論汝父權力若何，斷難遮斷此路。吾父嘗以此爲言。克烈司以輕藐之態，且行且言曰：汝父耶不久必被逐而去。吾父操有債權，欲彼離此，彼不能抗也。吾父蓄此意久矣。喬治曰：卽令汝言而信，吾家今日猶未離此。吾尙有經行此路之權。汝無張大其詞，以懾我。吾不怖也。

是時克烈司行距喬治已遠，回顧而呼曰：汝爲乞兒，汝知之乎？吾不欲污吾之手。因未擊汝。吾與人鬪，亦須擇上流中人不屑與汝較也。且言且奔，較前爲迅。喬治大呼曰：技止此耶？汝祇能與女童鬪耳。言未畢而泥塊已至。蓋克烈司擲之也。已而泥擲如雨，然皆不中。喬治亦弗追之，仍坐木欄上。忽有聲自後來，呼喬治曰：克烈司何故擲汝？喬治回顧，則又一童子立於其後。年甫十二，美麗可愛，眼作蔚藍色，黃金之髮長捲如球。卽曰：小路勃特適從何來？小路勃特曰：吾傍籬而來。汝方詈克烈司未見我也。彼曾與汝鬪乎？喬治冷笑曰：彼固與吾鬪。

也。但吾不料其鬪。僅以泥塊擲我。而又弗中。彼幸有自知之明。否則彼與吾鬪。亦與鬪汝相同。必無幸。小路勃特乃承頰於欄之橫木。仰視天末。時則夕陽已下。近黃昏矣。

小路勃特爲特雷之孫。亦靈敏之童。資稟異於羣兒。平時性亦溫和。怒則暴厲。無匹人謂其性得自祖之遺傳。凡特雷之子孫性質皆如是也。然使小路勃特居和藹之家庭。則性質或不若斯之戾。此時謂喬治曰。吾甚痛吾父之逝。倘吾父猶存。則善矣。喬治曰。不獨汝意爲然。卽吾輩旁觀。亦同茲感想。吾甚望汝將來能繼承汝父。受汝祖之遺產也。小路勃特曰。吾家老僕康哈摩。亦謂衡諸情理。吾有享受吾祖遺產之權。喬治鄭重言曰。汝須注意。勿以康哈摩之言。入查達威之耳。倘此語爲查所聞。勢必逐此老僕。雖汝姑母迭阿那。亦不能緩頰。須知汝祖之產。今已入查達威掌握。汝此時固無可如何。小路勃特曰。克烈司爲

吾祖外孫。雖有承受。吾祖遺產之權。然究不能如我。喬治曰。以法律論。克烈司亦可得少許耳。汝惟耐心忍之。昨日吾因吾弟之故。竟受懲罰。吾亦忍受而已。小路勃特仰天嘆曰。微愛迭斯姑母厚我。吾將逃矣。喬治曰。汝何蠢耶。逃往何地。小路勃特曰。隨地而安。無不可者。嗟乎。今日查達威竟不許吾飯。喬治曰。何故。小路勃特曰。克烈司譖我耳。然實誑也。喬治曰。汝曾向查達威辯白乎。小路勃特曰。亦曾言之。而彼不信。彼信克烈司。匪吾所能及也。喬治曰。汝果未飯乎。小路勃特曰。吾在廳事。見僕人持一餐盤。過吾之前。吾遂躍出。奪得麵包少許。及克烈司餞餘之肉。然僅一片。他無有也。喬治躍下木欄。謂曰。汝既未餐。吾願汝歸俟晚茗。吾亦將歸食矣。言已。跳躍而去。回視小路勃特。則仍伏欄上。仰首觀天。

特雷芙林之田莊。門庭樸素。茉莉覆其上。濃香撲鼻。門外有徑。直而且狹。綠陰

夾道風景絕佳。徑通一園。園中植物至夥。凡林檎、梅、杏之屬，莫不畢具。不獨藉以陶情，亦可收園實之利。宅之一旁，更有園圃，籬隔爲二。其外更有一籬，籬有門。門外卽大道。宅後有廐，雜飼牛馬。自宅之門廊而入，有一屋，以其半爲庖室，半爲起居室。諾拉居之。諾拉爲來伊爾之戚婦人也。年三十許，日奕奕有神，語言流利。曾爲來伊爾襄理家政。衆以此室爲諾拉所居，因以諾拉名其室。室在屋之右偏，窗可窺園。喬治與弟讀書於此。更有一室，與之相通，則起居室也。而來伊爾之精室，則在宅之他端。當喬治未歸時，前在田間奔哭之女童已至其門矣。

女郎何人？薩雷諦也。父名因摩，爲來伊爾之御者，病數日矣。雷諦方至門首，諾拉已從窗間見之，嘆曰：「吾見此等齷齪之女童，心卽惡之，不解其母何任彼如。此時有一婦遙立案旁，案有花多枝，婦方束之，婦絕美，裝飾樸素，惟舉止之間。」

略帶丈夫氣。貌乃酷肖特雷。蓋特雷之長女。來伊爾之繼室也。生有子女各一。

子名小特雷芙林。

後簡稱小特雷

少喬治二歲。女名迦羅林。僅八齡。喬治則來伊爾前。

室所生時。則諾拉謂來夫人曰。汝視之。薩雷諦來矣。夫人迴矚窗外。答曰。此誠賤婢。汝可問彼。來此何爲。諾拉爲人甚勤。聞言立啓門而出。雷諦將進趨。見諾拉出室。向之屈膝曰。吾父病危。臥床弗動。面白如死。吾母令我來告主婦。索一匙白蘭地。歸而療之。諾拉曰。汝如此齷齪。汝母令汝來此。不慮沿途鴉鵲被汝嚇殺耶。雷諦泣曰。吾父病急。吾母更有何心。爲我整理衣服。吾之外衣已破碎不堪著矣。諾拉曰。吾固知之。汝母所有之衣。無不破碎。且從不補綴。吾以爲天下既貧且惰之人。無若汝母者。彼卽無針綫。可以縫紉。無碱。可以滌垢。豈并澣衣之水。亦無之乎。而任汝之衣服。旣垢且破如此也。來夫人卽趨前阻彼。勿言。問雷諦曰。汝父何病。病竟劇耶。雷諦向之屈膝。至十餘度。答曰。主婦。吾父所

患者宿疾耳。今日氣頓促。身不能動。吾母異常恐怖。因命吾來乞白蘭地少許。不知夫人能許我否。來夫人曰。攜瓶來乎。雷諦曰。未也。諸拉攬言曰。美格。即雷諦之母行事真匪夷所思。豈有乞酒而不攜器之理。吾料彼所乞者。只少許耳。即顧來夫人曰。吾可爲彼覓一破杯。傾少許與之乎。夫人曰。汝毋亟亟。吾必知彼之病。是否與酒相宜。然後與之。乃謂雷諦曰。汝先歸。吾當詣汝視汝父之疾。雷諦乃轉身喃喃而去。

來夫人俟雷諦去後。謂諸拉曰。因摩平日已傷於酒。倘所患者係發炎。病斷不能飲白蘭地也。諸拉曰。彼之好飲。迥異尋常。酒渴之時。幾欲吞海。而其妻又情遂使其女齷齪至此。吾不解好酒如因摩者。何不遭主人之屏。來夫人曰。彼平日狂飲無度。遂有今日之病。病即能瘳。吾恐彼身體已羸。後亦不能狂飲矣。諸拉曰。誠然。但不知其病能愈否也。疇昔吾家之犬曾爬一穴。其彼之凶兆乎。來

夫人曰。汝毋妄言。趣爲我覓小特雷來。當令彼侍我行也。

小特雷。芙林者。來夫人之驕子也。夫人憐其多病。不忍促之就學。任其漫游。但小特雷非實有病。徵夫人愛憐過甚。以爲有病耳。用是小特雷恆散步於外。夫人每出。必與之俱。是日阿勃雷夫人招來夫人晚茗。固未囑其攜兒往也。而夫人則挈小特雷與偕。無何。諾拉呼小特雷至。於是母子二人相攜而出。

夫人出未久。而喬治歸。入諾拉室。置書囊於案。問曰。彼等安往。諾拉曰。汝父於下午乘馬詣鎮。未歸也。汝母與小特雷同赴阿勃雷家。汝姑坐。願食冬瓜布丁乎。喬治曰。吾試食之。諾拉卽從庖室持盤至。謂曰。僅此少許。此午餐留以與汝者。小特雷肉食無厭。與因摩飲酒相同。又曰。汝母對於小特雷求無不應。卽食盡一盤亦弗之問。言至此。忽傾其耳曰。門外似有人聲。誰來此耶。卽趨窗而望。回顧喬治。驚曰。查達威來矣。彼來何事。汝盍出而問之。

喬治如言出見查達威乘騎已至籬門。查身材瘦削。面色蒼白。目光獐惡。態度猥鄙。瞥觀喬治。據鞍問曰。汝父安在。喬治曰。父詣拜美斯特。查達威顰蹙言曰。此星期中。吾來三度。未能一晤。復授以訊曰。汝俟父歸。與彼閱之。謂吾有言。彼須注意。吾不能任彼不償。此債果不償者。必強彼償之。喬治陡聞此言。似箭洞其胸。知必有困難加於其父之身。而其父實在查達威權力之內。深恐訊中所言。或旁及已與克烈司相鬪之事。不覺大怖。自念彼與吾父之關係。倘早知之。決不與克烈司力鬪。因悔恨不已。以喬治平日而論。性情倔強。不甘見屈於人。茲則因父之故。趨至查達威馬前。敬謹問曰。姨丈克烈司曾在汝前訴我否。查達威曰。未也。果何事耶。喬治色頓霽。卽易其辭曰。無事可言。查達威冷然答曰。汝果無可訴者。彼亦不妄訴也。今日吾自餐時。卽未見彼。吾觀汝狀。似有疑彼之心。又指訊言曰。汝須注意。此書慎毋遺失。言已策馬而去。喬治亦返室復啖。

麪包食頗有味。因彼每日攜入校中者。均冷食耳。今得食此。彌覺其甘。食未畢。而來伊爾歸矣。

來伊爾身碩而長。髮深黃。眼作蔚藍色。態度誠樸。藹然可親。此時自鎖歸。繫馬於廐。從後扉入。喬治見父來。乃以訊呈父。來伊爾且閱。且問曰。查達威親送此訊來乎。喬治答曰。然。來伊爾閱畢。怒形於色。彼固不輕怒者。茲則怒不可遏。蓋訊中所語。皆要挾之詞。來伊爾復曰。彼意竟若是耶。非有此訊。吾尙不能知彼之心。喬治乃告以查達威所語。來伊爾曰。彼向我恫喝。此固彼之慣技。不知此時彼已歸否。喬治曰。以意度之。彼必歸矣。吾見其循歸路去也。來伊爾曰。吾不能復忍。必與彼面談。彼卽有不正之行爲。吾亦聽之言已。置晚茗不顧。攜帽驟步而出。彼近日忽患喉疾。當詣鎮時。其妻嘗勸其圍一紅巾於項。此時行頗匆遽。項巾亦遺置於案。諾拉卽謂喬治曰。汝視之。彼項巾又遺於此矣。言已。卽取

巾疾趨而出。追及來伊爾。納於其手。來伊爾心緒惡劣。意不在巾。但持巾於手。臨風飄揚而行。諾拉返謂喬治曰。彼執巾弗御。任意如此。眞主人態度矣。吾慮其喉疾復發。人果無病之身。固不必圍巾。卽不御領。亦祇爲人所笑。初與身體無傷。彼非其倫也。喬治曰。吾父此行。所事當能解決。諾拉曰。查達威爲人甚狡。主人防之。非一日矣。

第二章

是夕。諾拉秉一燭。縫紉不輟。喬治讀於其旁。蓋來伊爾節儉持家。不人給一燭也。忽聞款門聲。諾拉命之入。入者爲一女。耶身材瘦削。形容枯槁。衣服亦將敝矣。然和氣迎人。不令人厭。翳何人。康哈摩之女康安也。入見諾拉。向之屈膝道晚安。繼見喬治。亦屈膝問安如禮。旋謂諾拉曰。吾來請命主婦。木曜日需吾來否。諾拉曰。主婦曾云。此數日間。將掃除房屋。茲適他出。不久卽歸。汝盍坐待於

是康安乃隅坐。

諾拉爲人喜健談。因與康安談及因摩之病。康安曰。彼誠可憐人也。病發之時。痛苦甚烈。諾拉正色曰。彼亦咎由自取。吾屢戒彼調攝其身。而今又病發。且甚劇也。彼之調攝。乃如此耶。吾恐彼之末日至矣。康安詫曰。病至此耶。喬治聞言。亦廢書舉首作驚駭狀。諾拉曰。吾雖未知彼之病狀。但……言至此忽止。卽置針。滯於案。撐臂於案。支手於頤。低語康安曰。昨夕此間發生異事。以意度之。宅中必有死亡者。倘吾言弗驗。後此可勿信吾言。言次聲極微。如偶語。然又謂喬治曰。昨夜曾聞犬吠乎。喬治曰。吾未之聞。諾拉乃謂康安曰。大凡兒童酣睡。多不易醒。卽鳴鼓其旁。亦難驚其好夢。實告汝。昨夜有一犬號於屋前。聲音淒楚。絕類人哭。號呼終夜。吾遂不能安枕。主母自云。昨夜亦未成寐。瑪麗雖有所聞。旋卽睡熟。彼終日勞苦。就枕便睡。無怪其然。今晨吾起最早。主人次之。瑪麗又

次之。主人出時。絕未留心。因無所睹。吾於主人出後。偶從窗際外望。見園中之路。有土一堆。似有人故意掘之。而成吾異。而出視。不覺大驚。蓋此土堆儼然。坎也。土堆中央。爲一巨穴。吾乃知夜間犬吠之由。殆且吠且爬。爬成此狀。康安聽至此。心甚異之。因諾拉語。頗微不便於聽。卽悄然舉椅移近其旁。喬治方執筆作書。亦停筆目視。諾拉續言曰。此穴中空。泥出其中。長倍於杖。闊則如杖之長。其時有一牧童。適過籬旁。吾指土堆示之。問似何物。牧童不加思索。脫口答曰。坎也。旣而瑪麗亦至。吾乃呼牧童入。與瑪麗共填此穴。此時土雖填滿。而痕跡尤存。主人前曾有言。將於彼處砌一石路。惜未砌耳。否則犬安能掘。康安狀至駭異。猝然問曰。犬竟掘此穴乎。諾拉作莊語曰。確也。旣有此兆。必有死者。此理人人知之。縱非家人。必爲僕役所爬之穴。無論家犬與否。但爬穴之處。後此必有眞坎。此等異兆。甚或百年不見。亦旣見之。卽不啻告人以死。耗康安曰。